

誰因乎由誰至于我之歸信爲此而已爾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以我爲有過而不聽問爾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故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故不聽我而去耳。不思念於衛故百衆大夫君子縱有所思念於衛不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大入志在言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欲擣得於三月四月民饑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鄭志答趙商云狄人入衛其時明然歲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衛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

鄭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衛淇奧詁訓傳第五

○鄭王俱云
糾都之諫也

明福建提督學校金華後學江以達校刊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淇奧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烏

報文淇水名奧與也草木疏云奧亦水名相息亮反淇奧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正友之規諫以禮法自防能入相於周爲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汚水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同諫註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也

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謂之規諫諫子也干君之意而告之卒章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也

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爲卿士也賓之初筵一
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
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也
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也
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
若平王則爲公而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兼官
故顧命註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是也言美武公
之德總敍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
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切磋琢磨金錫圭璧是也
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弓是也其餘皆是也
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
於周者以先說在國之德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
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爲事次也諸言美者
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德盛學問自脩乃言
美其身之德故敍者異其文也案世家云武公以
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得爲美者矣

惟彼淇奧綠竹猗猗傳興也奧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
也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綠

如字爾雅作蒙音同韓詩竹作溝音徒沃反云溝篇
筑也石經同猗於宜反隈烏廻反孫炎云水曲中也
躬初俱反郭璞云今呼白脚莎莎音蘇禾反一云即
蒙葦草也葦音辱篇竹木亦作扁四善反又音篇郭
匹參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又勑六反韓詩作篠郭
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葦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又殺蟲草

如磋如琢如磨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
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

之見琢磨也。

○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韓詩作
美貌也。嗟七何反琢陵角反磨本反

何反

瑟兮僴兮赫兮咺兮

傳

瑟矜莊貌僴寬大也

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篇詩云美德

說文云武貌赫呼白反咺

況晚反

韓詩作宣宣顯也

瞻彼至謾兮。正義曰視

謾忘也。

又音况遠反謾音况元反

疏

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

芻與蕡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寶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無之終不

見君子也。陸機云淇隩二水名以毛云隩隈爲誤

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云隩隈明非毛誤釋草云

菉葹舍入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葹也又曰竹

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

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

此詩明其同也陸機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隩傍生此入謂此爲綠竹此說亦

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

非王芻與篇竹異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卒

綠竹如簣傳云積也言茂盛似如積聚亦爲美盛

又云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隩內比衛

以綠竹美盛比武公質美德盛也。

○

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序曰有文章故斐爲

謂之磨孫炎曰治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

之石謂之琢

謂之磨。正義曰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

文章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

之石謂之琢

名也故論語註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王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磋琢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脩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分爲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學也郭璞曰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入瑟矜莊至宣著○正義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外貌莊嚴也間寬大是内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瑟矜兮恂慄也赫兮咺兮威儀也以瑟間者自矜持之事故云恂慄也言其嚴峻戰栗也赫立者容儀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瞻彼淇奧綠竹青青舊青青茂盛晚文互見故分之瞻彼淇奧綠竹青青舊青青茂盛晚

青子丁反本或作菁音同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舊文

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

所以會冕舊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樂樂而處

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琇音秀沈

音説文作秀云石之次王者七爻反瑩音禁徐又音營又音

瑩磨之瑩會古外反註同鄭註周禮則如字說文作

璫弁皮變反瑱天見反縫笄用反璫本文疏有匪至

作樂音歷又音洛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疏有匪至

毛以爲有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

之石爲之會冕之弁文駭如星言有其德而補填眼

故宜入王朝而爲鄉相也○鄭說在箋○舊天子至

會冕○正義曰案冬官王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

龍旛用瓊伯用將鄭註云公旛四王一石伯子男三王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

記云周弁殷冔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
所以會髮可知○會謂至視朝○正義曰弁師云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璽註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絳中
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
文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
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其禮
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綦又曰諸侯及
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註云皮弁則侯伯
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王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
相於周自以本爵爲等則王用三采而綦飾七故云
飾之以王綦樂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士諸侯事王
者則鄉綦飾六大夫綦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
命數並王用二采其常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
朝之服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若臣
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
又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服

琴弓箇弓

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奧綠竹

箇弓

箇積也

箇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箇

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

箇

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

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箇

寬能容衆綽

箇

緩也重較卿士之車

箇

云綽兮謂仁於施舍

箇

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註同較古岳反車兩

箇

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跋反又式氏反

箇

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

箇

善戲謔

箇

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箇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箇

兮不爲虐兮

箇

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

箇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箇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箇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箇

本亦作施同式氏反

元有匪至虐兮

君子謂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

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兮而情綽緩兮既

外脩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兮實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箇

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圭璧未成之器傳以金錫，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故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鍊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鍊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鑿云：圭璧已成之器，故者亦道其學而成之。○重較鄉士之車。○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倚重較兮。故云：鄉士之車。與人註云：較兩轎上出轍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綽今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入字。著誤定本作仁。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

窮猶終也。

○樂薄

○考槃

三章章四句至窮處

○疏莊公也。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刺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又曰棄先君之舊臣。先君謂穆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爲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咸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爲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寃。

○傳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

○疏

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之之色。○澗古晏反。韓詩作干。云堯璫處也。樂音洛下同。夾古洽反。

獨寐寢

言永矢弗谖

六寤覺永長矢誓緩忘也在澗獨寐

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覺交孝疏考繫至弗緩。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反又如字疏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之

人卒章頑人之軒輊輊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
遺義也推此而言則寬謫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

蕭之說皆述毛傳其註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

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焉
也歌所以誅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

旨今依之以爲毛說鄭以爲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
若堤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乏之色旣不爲君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留侯論第十五
張良曰：「沛公天授，運勢所生。」

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爲窩處下文阿陸亦爲澗矣

天故解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復曰曲陵曰阿以出

猶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釋地又云萬平曰莖大莖曰阜則莖與阜頸亦可以惡居也

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中頃人成樂在於比間謂成比樂而不失所謂終始也。

以寬適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

形貌大人不以寬爲寬德者以卒章言軒爲病反以類此故知爲虛乏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然

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襄在澗至云然。

朝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考無之在

反常詩作 破人之過。傳曲陵曰：阿過寃大翁。云過飢意苦禾。

不見詩 魏國美貌獨未將歌永矢弗遺雲弗過者不復入

君之朝也。臥反復符又反下同。遇古禾反詳同。崔古考槃在陸碩人之

曲傳軸進也。云軸病也。鄭直六反。軸毛音迪。得軸進。正

傳病軸進

正一

مکتبہ ملی

義曰傳軸爲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
宜讀爲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獨

寢宿永矢弗告

傳

無所告語也

傳

云不復告君以善

道據

○語魚反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作念反疏

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情迷惑故夫人雖賢不被答遇經四章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幸是爲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頑衣錦襍衣

傳

頑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

嫁則錦衣加襍禮

傳

云碩大也言莊姜儀表長麗

俊好頑頑然聚禪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

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

○頑其機反衣

錦於既反說文作縵枲屬也禪昌占反校本又作紱古鄭下同禪音卅爲于僞反大音泰下大子同舊音勑賀反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

東宮齊太子也女子

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傳

云陳此

者言莊姜容貌旣美兄弟皆正大

○邢音形

姬姓國譚徒南反國名

碩人至維私。毛以爲其大德之人其貌頑頑者長美衣此文錦之服而上如以聚禪之禪衣在塗

傳

在塗

夫入異也士婚禮云女次紳衣纁祫不嫌也。東宮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屢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謂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手如荼美。如荼之新生。美徒臣子之稱便文耳。如荼之新生。美徒

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嫡夫人所生爲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容貌旣美父母兄弟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也。鄭以碩人爲形貌碩大爲異○謂頑長至鑿故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敖敖猶頑頑也與此相類故亦寫王書傳云衣文錦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爲大德錦衣參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爲衣服毛云衣錦聚衣對錦聚裳非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異也謂禪亦在上故云加之以聚禪○莊姜至大著正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俊壯美好禪頗然也王藻云禪爲綱故知聚禪衣也又解國君義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俊壯美好夫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聚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夫人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毛云錦衣錦裳無人之妾徐陵之贊珠襦在塗

禮春秋之緜讀皆宜同衣服曰緜今俗語然此言莊

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

敦五力反說本或作稅毛始說反舍也鄭作

緜音

四牡有驕朱幘鑣鹿韞以朝

傳

驕壯貌幘節

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

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

傳

云此又言莊姜自近

郊既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

正禮今而不答。

○驕起矯反幘乎云反又符云反謝文云馬纁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衝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鐵

魚列反沫音末弗音弗朝直遙反註皆同適丁歷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傳

大夫未退君聽朝於

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

傳

云庄

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

退韓詩退罷也案禮記

疏

碩人至君勞。毛以

云朝廷

曰退妃曰配

疏

爲言有大德之人激

敷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其轡

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爲車之蔽其車馬之飾

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爲早退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

之勞倦此言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爲不答之乎○鄭以爲形貌大人而俊好長麗者

歎然致至於國舍其在塗之服而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國餘同○傳農郊近郊○正義曰以

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國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

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至近郊更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裘謂在塗之服某遂此禮之遂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而入國故爲遂不言聲之誤從之便祿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遂穀梁傳曰衣衾曰寡君皆同也禮與春秋之遂也遂於農郊之遂與禮及春秋之遂遺吉之衣服亦謂爲祿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云衣被衣食此云衣服者以遂贈死者故云衣服總名也夫人所更正而服不必爲衾也故云衣服所嫁之服則此爲夫人所嫁之服而入國故爲更正其所前衣錦裘衣在塗之服又下言夫人車馬之節明此爲正其所服於衛近郊又下言夫人車馬之節至茀蔽。正義曰以言朱旛之物故幘爲節又解朱所節之狀故言人以朱旛旛汗且因以爲馬之節此旛旛之旛自旛事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與后罷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若晚朝事由君也君出視大夫朝事之多非由於大夫夫退然後罷明

朱飾其所施非經中之旛也故又云旛旛盛貌言人云駟介鹿應傳曰盛貌與此同也車之所以有耳者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車蔽也婦人乘車不露見車註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註引詩乃云此翟茀蓋厭翟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重翟厭翟謂蔽是也。舊大夫至然後罷義曰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外合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言之王襍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夫人之於國與后罷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故知聽內事於正寢鶴鳴箋云蟲飛薨薨所以當事者卿大夫朝者旦罷歸則似早退由君者以國與后罷事君與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故云卿大夫旦罷歸是早晚由君也君出視大夫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夫朝事晚政起同又視連聽正主故使人視大夫之所謀若君早朝事早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非由於大夫夫退然後罷明非由於大夫夫朝事晚政起同又視連聽正主

事畢否
在大夫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滅滅鱣鮒有發發

葵揭揭庶姜薛薛庶士有揭

傳

洋洋盛大也活活流

也眾魚罟滅滅施之水中鱣鯉也鮒鰈也發發盛貌

蘆葦亂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一揭武壯貌

葵

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文

一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荅夫人。

洋洋羊徐又音祥活古澗反

又如字眾音孤濺呼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疑流也鱣鮒連反大魚口在領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鮒干輓反以鮒大者名王鮒小者曰叔鮒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鮒海濱曰鮒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鱣葭音加葵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老

謂反孽魚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織牛邁反長號

欺列反徐起謁反韓詩作桀云桀也眾音孤罟音古絃

江東呼之烏蘆蘆音丘

正義曰釋器云魚罟謂之罟

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鱣鯉鮒鰈謂魚有二名釋魚

音洛蘆音盧蘆音五患反

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

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黃

鱣鮒孫炎曰鮒一名鮒郭璞曰鮒今亦鱣魚也鱣

魚似鱣而頭口在領下皆有中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出江

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鈎頭口在領

鮒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機云鱣鮒出江

下背上腹下皆有中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

上釣取之大者十餘斤可蒸爲脯又可爲鮮魚子可

爲醬鮒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

在領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鮒大者爲王鮒小者爲鮒鮒一名鮒肉色白色

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屬魚或謂之仲明

也衆魚罟滅滅施之水中鱣鯉也鮒鰈也發發盛貌

蘆葦亂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

一揭武壯貌葵云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文

一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荅夫人。洋洋羊徐又音祥活古澗反

又如字眾音孤濺呼活反馬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韓詩云流貌說文云疑流也鱣鮒連反大魚口在領下長二三丈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鮒干輓反以鮒大者名王鮒小者曰叔鮒沈云江淮間曰叔伊洛曰鮒海濱曰鮒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尾發發然韓詩作鱣葭音加葵他覽反玉篇通敢反揭其謁反徐老

謂反孽魚揭反徐五謁反韓詩作織牛邁反長號

明者樂浪尉也湧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鮒鱠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有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葭葦菼菼無緣草文李巡曰分別草類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蘆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別草大車傳曰菼雖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也陸機云蘆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蘆別草也桓三年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時齊衛敵國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卿也大夫卿之各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上齊大夫送女者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爲莊姜不見答而言則曰國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致稱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逞性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每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珉莫耕反民也韓

詩云美貌別彼列女華戶花反或音花復沃又反背音佩喪息浪反妃音配風福鳳反沃音逸銀六章章十句至淫泆○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若外言不入於闈內言不出於閭是有別也今交見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色衰一也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

困而自悔者言當時皆相誘色衰乃相棄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喪其妃耦者故叙此自悔之事以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背以上總言當時一國之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自悔所以刺當之辭也上二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盡亦已焉哉是自悔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

也。文云幣者所以貿一貿物也季春始蚕孟夏賣絲虫。

匪來貿絲不即我謀

文云匪非即就也此

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欲與我謀爲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傳丘一也爲頓丘

文云子者男子之通

期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

○頓都十
尺證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傳愆將頓也

過也文云良善也非共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

告期時○愆起虔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傳將頓也

云將請也民欲爲之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

與子爲期

○將七羊又文

氓之至爲期

毛以爲期

魚據反

婦人言已本見誘之時有

一民之善蚩蚩然顏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

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貿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

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己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

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庚之定謀且爲會期男子

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期

但子無善媒來告其期時近恐難可會故頓子無

於我與予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
對面與之言官爲請。○唐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
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
民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
故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
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
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
因有廉耻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闢是
也所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闢君子
爾車來也三章言士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
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
已所以悅之外府註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檮弓註云古者謂錢爲
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
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云布泉也知此布非泉而言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
帑者以言抱之則宜

於我與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請爲異其以時
對面與之言官爲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
也氓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其實通故下箋云言
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已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冥也此婦人
故以男子之通稱言冥與無知既求謀已與之相識
因有庶耻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關是也既
所以婦人號夫爲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關君子
之所在又因男子告已云爾卜爾筮已亦荅之云以
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時賢者所言非男女相謂
也士者亦男子之大號因賢者所言故四章言士貳
其行也以蚩蚩言民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厚
已所以悅之外府註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擅弓註云古者謂錢爲
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云布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
幣皆以言抱之則宜

二事

乘彼堦垣以望復關

傳 墓毀也復關君子所近

也

云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

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

時始秋也

○堦俱毀反垣音袁所近附傳復關君

正義曰復關者非人之名號而婦人望之故知君子

所近之地箋又申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

以託號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旣見復關皆號此民

爲復關又知此時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

之落矣爲季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故知此時始秋也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傳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

云用心專者怨必

深○連泣貌旣見復關載笑載言

云則笑則言喜之

基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傳 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

體

云爾女也復關旣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女筮

女宜爲室家矣兆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

誘定之

○筮市制反體如字卦兆之體也韓詩作履覆幸也答其九爻蓍音尸繇直又反卦兆之

辭

也

疏體兆卦之體

傳

經卜筮金言故無云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

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

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

前因賈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傳 賄財遷徙也

箋云女文復關

也信其卜筮皆吉故答之曰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

所有財遷徙就女也。

賄呼罪反經定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子嗟鳩兮無食桑葚子嗟女兮無與士耽

傳桑文

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鳩鶡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云桑之未

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

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

非禮之樂

沃如字徐於縛反葚本又作椹音甚桑實也耽都南反鶡音骨樂音洛下同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變云說解

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雖以

一貞信爲節

行下孟反

疏

桑之至不可說毛以爲桑之未落之時其葉則沃沃然既以

興已色未衰之時其貌亦灼灼然美君子則好樂於已已與之耽樂時賢者見已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于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椹猶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然鳩食桑椹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爲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恩而自悔鄭以爲男子旣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旣去當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仲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非時食椹吁嗟女兮無得非禮與士耽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季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恩而自悔

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此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爲記時者明此以爲興也言鳩鶡鳩者釋鳥云鳩鶡鶡某氏曰春秋云鳩鳩氏同事春來冬去孫炎

日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鵠而
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鳴鳩亦此鳩也陸機云
鳩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鶡鳩者以鶡鳩冬始去
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者謂

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椹

時矣女與士耽以過禮故爲傷禮義則時賢者戒女

之過禮謂已爲君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爲耽

也○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

車來始令男子取車下章季秋云漸車帷裳謂始適

夫家則桑之未落爲仲秋明矣言士女則非自相謂

之辭故知國之賢者刺其見誘而戒之其時仲秋則

無椹賢者禁鳩食之由當時無也假有而食之爲非

時以非時之食椹以興非禮之行嫁故云耽非禮之

樂鄭志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

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

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

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小雅論燕樂言作

樂過禮以見厚意故亦言耽而文連和樂也○大
有至爲節○正義曰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
功過相除齊桓晉文皆殺親戚篡國而立
終能建立高勲於周世是以功除過也○桑之落矣

其黃而陨自我不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傳墮隋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云桑之

落矣謂其時季秋也復關以此時車來迎已徂往也

我自是往之女家女家之穀食已三歲貧矣言此者

明已之悔不以女今貧故也幃裳童容也我乃渡深

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已專心於女○

韻謹反湯音傷漸子廉反註同瀆也濕也惟位
悲反隋字又作墮唐果反冒音墨離乃旦反女中

不爽士貢其行

傳 素差也

云我心於女故無差爽

而復關之行有二意。行下孟士也

反註同

極中也

傳

桑之至其德○毛以爲桑之落矣之皆

見棄黃而墮墜以興婦人年之老矣之皆

時其色衰而彫落時君子則棄已使無自以託故

說見棄之漸言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

衣食而見困苦已不得其志悔已本爲所誘涉湯

淇水而漸車之惟裳而往今乃見棄所以自悔也

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怨之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

爲羞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士也行無中正

故二三其德及年老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爲是

人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墮之時當季秋之月我

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

穀食已貧矣我不以汝貧之故猶涉此湯湯之淇水

漸車之惟裳胃難而來言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

棄所以悔也餘同○

往之爾家自我往汝家時已聞汝家三歲之後始

也故王肅曰言其色黃而墮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

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家從華落色衰以來

三歲食貧矣貧者乏食飢而不克喻不得志也○

桑之至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知桑之

落矣其黃而墮其特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

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夫家故知復關以此

時車來迎已也此始嚮夫家已言自我往爾三歲食

貧故以爲自我往之汝家乏穀食已三歲食

名

貧矣我猶渡水而來此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

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貧恩意之情遇已漸薄已遭

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明已之悔不以汝

名

今貧乏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裳一

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

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幃車之
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
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轍有袴註云
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同農云謂襜車
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此雅婦人
之車飾爲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有襜是也韓
裳在傍渡水則濕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水漸
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

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

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白婦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臥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
音懈

言旣遂矣至于暴矣

云言我也遂猶父也我

旣旣矣謂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見酷暴

○浸子

笑也又一音許四五反說文云
大笑也虛記反又大結反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傳

悼傷也

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

則身自哀傷

疏

三歲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說已

爲夫所愛無室家之勞謂夫不以室家婦事以勞於
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恃寵自安常自早起夜臥無終
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矣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
此若其知之則咥咥然其笑我矣我旣本爲夫所誘
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有舅姑曰
婦。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
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於

舅姑

及爾偕老使我怨

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

至於老老乎汝反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

泮

傳

泮讀爲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

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泮音判坡本

亦作陂北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呂悅北髮反云陂阪也亦所以爲隰之限域也本或作破字未詳觀王述意似作陂拱俱勇

反本又作共音同

總角之宴晏晏晏信誓

呂曰

傳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旦旦然云我爲

童女未笄結髮晏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

柔我其以信相誓且旦耳言其懇惻欵誠。宴如字本或作少字

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决之辭

云及爾

至已

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云

及爾

云已焉哉謂此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云及爾

至已

焉哉。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汝爲夫婦俱至老不相棄背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何不念其前言也然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故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自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爲信誓許偕至於老耄旦旦然懇惻欵誠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亦已焉哉無何奈何。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天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及爾。苟若男子之辭故義述之云我欲與汝俱至於老老子汝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

子效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釋總角至旦
旦然○正義曰甫田云總角艸兮未幾見兮突而笄
爲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笄纓以
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註云故髮結之云我
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柔也彼此云
晏晏和柔又曰晏晏旦旦悔矣忒也謂此婦人恨夫
差貳其心變本言信故言此晏晏旦旦而自悔解言
此之意非訓此字也定本云旦旦猶怛怛○我爲
至歎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
宴經有作弁者因甫田總角艸兮而誤也定本作宴
釋直云信誓旦旦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言旦

謂懇惻爲信誓以盡已歎誠也。曾不復其前言者謂前要誓之言守而不忘。

卷六 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
也

箠翟竹竿以釣于淇

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箋池歷反鈞音弔殺色界末豈不爾思

遠莫致之。○云我豈

遠如字又疏正義曰蘿蘿然

長而嫁之竹竿以鵲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興婦人嫁於夫必得禮以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答已已豈不思與爾君子以爲室家乎但君子疏遠於已已無由及此室家之道耳

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

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

云小水有

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木相與

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

疏傳泉源至大水正義曰泉源者泉

水初出故云小水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

入大水合爲一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幸之禮今淇水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親故以喻已之不見答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云行道也女子有道當嫁

耳不以不答而違

疏禮

遠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女笑之瑳佩玉之

瑳巧笑貌儻行有節度

云

已雖不見答猶不正心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瑳

反沈又七何反離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

路反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集

懶懶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相得禮而備

云此傷已今不得夫

婦之禮

○淑本亦从女

淇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

之櫂或謂之櫂

云楫捷也櫂

木舟行捷疾也櫂音饒櫂直教反

備○正義曰櫂

栢葉松身曰括

葉松身

括音括舊作括字禹貢云施括栢註云

以配男此不答之詩以舟楫喻男女故友而爲

興言舟楫相配得

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

駕言

以舟楫喻男女故友而爲

興言舟楫相配得禮而備

出遊以寫我憂

出遊思鄉衛之道

云適異國而

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鄉本又作跡

傳出遊

之○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荅蘭刺惠公也。而無禮大夫刺之。

惠公以幼童

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

爲政以禮。

○芳心音九本亦

是也○

荅蘭二章章六句至

爲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

是爲驕慢故二章章一百一向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

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佩謀明雖幼而行

成人之事不當驕慢鄭以爲幼而行成人之事當

任用大臣不富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是也○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仪子爲之娶於齊而姜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爲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卽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五年卽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崩尚有光壽則宣公卽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令爲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稼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荅蘭之支

興也荅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云荅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

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

本或作蔓延於地者萬

後人 輒童子佩觽

觽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

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觽早成其德。

佩蒲對反依字從人或

玉觽作者非觽許
規反解結之器

則佩觽能不我知

不自謂無

知以驕慢人也

云

此幼稚之君雖佩觽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

慢所以見刺

佩韁與

同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厚容

儀可觀佩玉遂遂然

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云

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

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悖其季

華蠻貌紳音

身稱尺證反

蘭至悸兮毛以爲言芳蘭之柔弱阿讎以興君子之德當柔弱

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爲驕慢

以若今雖童

子而佩成人之觽則當治成人之事當須溫柔何爲

今雖則佩觽而才能不自謂我無知以驕慢人也若

非直驕慢又不知爲政當以禮而徒善其外節使容

儀可觀兮佩玉遂遂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

稱無禮以行之

鄭以爲言芳蘭之支以柔弱而延

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以興幼稚之君以幼弱而間

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德敬君今幼弱何以不

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觽則當治成人之事

君雖則佩觽欲治成人之事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

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爲驕慢矣不知爲政以禮

徒善其威儀佩容刀與瑞玉及垂紳帶使行止有節

度悸悸兮而內無德以稱之

蘭至溫良正

義曰釋草云藿蕘蘭郭璞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食

陸機疏云一名蘿藦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支

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

卷二十一

充蘭至其政。正義曰：以此大夫刺之而下云：「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依據。○興幼釋當須任用大臣也。○傳鷗所以至其德。○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下別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註云：「鷗貌如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之佩者，由人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事也。尚書註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則似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鷗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爲父母，在乃下章牒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國君常佩也。○不自謂無知。○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自謂我無知。○此幼至見刺。○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之云能不我知則刺，我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傳容儀至節度。○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分，各爲其狀。孝經曰：容止可大，東云：韜韜，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爲其貌，故言。

九蘭之集

蝶決也能射御則風華

云葉猶

支也童子佩韞

言背所以彊沓手指

○雖夫涉反袂本又作袂
音同沓徒答反彊苦侯反

卷之三

王漢隱然帶之垂者唯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
擣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辭○容刀至不稱服○正
義曰箋以容及鞬與帶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爲容
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
是也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支也童子佩鞬傳鞬玦也能射御則佩鞬傳云葉猶

言沓所以彊沓手指音同鞬夫涉反玦本又作沈

玦韻鞬之言沓○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沈

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繕人註云玦挾矢時所以待

弦節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玉棘若擗

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著右臂大指以鉤弦闔體大

射士喪註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註諸

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註云鉤弦與

車攻傳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韻爲之著於左臂所

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鞬爲玦者故易之爲沓

士喪禮曰纊極二註云極猶放弦也以杳指放弦令不擧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註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此是彊杳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旣佽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著矣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杳而相比吹也

則佩韁能不我甲傳甲狎也疏云此君雖佩韁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

戶甲反韓詩作狎韁云此君雖佩韁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

戶甲反韓詩作狎韁云此君雖佩韁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甲如字爾雅同徐

芄蘭二章音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箋宋

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

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河廣二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卽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經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朱桓至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湏蒸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予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法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絕人世溼渫出爲其亂疾姑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爲其離親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

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若不順父母與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祀伯姬來歸，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六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也。易鼎卦註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集杭渡也

云誰謂河水廣與一

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葦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流。一下遠與同。狹音洽爲于。僞爻。葦至而渡。若桴楫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葦之辭，非喻。

望之

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跋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

遠。○跋丘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甚。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不容刀

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楫之

文作鯈。金流。○小船曰刀。○正義曰：刀如字，字上文作鯈。小此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

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夸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

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爲于僞反又如字註下

或連下伯也

伯公四章章四句至不反○正義曰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

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

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敍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

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敍言爲王前驅雖

辭出於經總敍四章非指一句也○衛宣至恩

之○正義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

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父

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入公羊

同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荅臨碩引公羊

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

然則宣公從王豈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

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

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己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

君子過時不反實宣公之由故

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夸竭兮邦之桀兮

傳伯州伯也竭武貌桀特立也

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竭丘列反

桀其列反○州伯

至特立○正義曰言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

故知爲州伯謂州里之伯若數下則伯則諸侯也

衛人所得爲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

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排

閭府亦謂州里之伯桀者後秀之名人莫能及故云

特立○伯君子字○王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

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三
前驅而執旛則有勇力爲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
長爲之竭爲武貌則傑爲有德伯也執旛爲王前
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

傳

殳長丈二而無刃



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也

殳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爲差

○殳市朱反長

軫本亦作轄之忍反酋



殳長丈二而無刃○正

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

○正義曰考功記云殳長尋有

殳是兵車之所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功記曰兵車

不言殳刃是無刃也○正義曰考功記云殳長尋有

建而逃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

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祕六尺有六寸既

建而逃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

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

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

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正義註云戈殳戟矛皆持車戟

此云械之者在車當挿則執之此據用以言也

○正義曰考功記云攻國之兵先言戈殳車戟酋矛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註云六建五兵與人也

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因六等

自軫歷數人殳以上爲差之備故引之六等者自地

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註云法易之三才六畫非

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

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乃云攻國之

兵又云六建既備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

矛同爲矛稱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才之六畫故

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夷

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

人在其中焉明爲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

人殳爲人材矛戟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

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

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

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

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云

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兵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則能用五兵者屬焉註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注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注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建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同右選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爲五兵在車則六建除八郎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戰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註云射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敵大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

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東

首如飛蓬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傳適主也○適都歷反生同爲于僞反或如字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傳果杲然日復出矣

一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

果古君子反出如字

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願言思伯井心首疾傳革厭也

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

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厭於監反下同嗜

市志反憂思嗣反言

思伯井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

心由此故生首疾。

傳耳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

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耳遂至於

以耳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耳故左傳云請文

而耳心焉始欲取以耳心則耳心未得爲厭故云我

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耳口不能絕耳與子

亦然

同夢義

焉得譏草言樹之背

傳

暖草令人忘憂背北

堂也

傳

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

譏本又作萱

况爰反說文作薰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譏背

音佩沈又如字令力呈反忘亡向反又如字

傳

願言思

伯使我心痗

傳病也

又音悔

傳

毛以爲君子既

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旣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

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

傳

願爲念爲異

傳

譏草至此堂

觀之次忘憂伯也旣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

傳

使我心病

傳

鄭以願爲念爲異

傳

譏草至此堂

傳因譏訓爲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焉得譏

得令人善忘一憂之草不謂譏爲草名故釋訓云

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譏草是譏非草名也背者

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

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

云婦洗在此堂有一向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註

皆云北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

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昏禮

註云洗南北直室宋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房

傳

室之內也此欲擣半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名房外

傳

內皆名

傳

爲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

有狐綯綯在彼淇厲

傳 厲深可厲之旁。厲力

心之

憂矣之子無帶

傳 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綯綯在彼淇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相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

○瓜古花反遺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

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爲宋相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卽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爲齊所救而封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

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戊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相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廬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鷄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傳

木瓜赫木也可食之木瓊

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

琚

茂爾雅云赫木瓜也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云匪非也我非敢

以瓊琚爲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巴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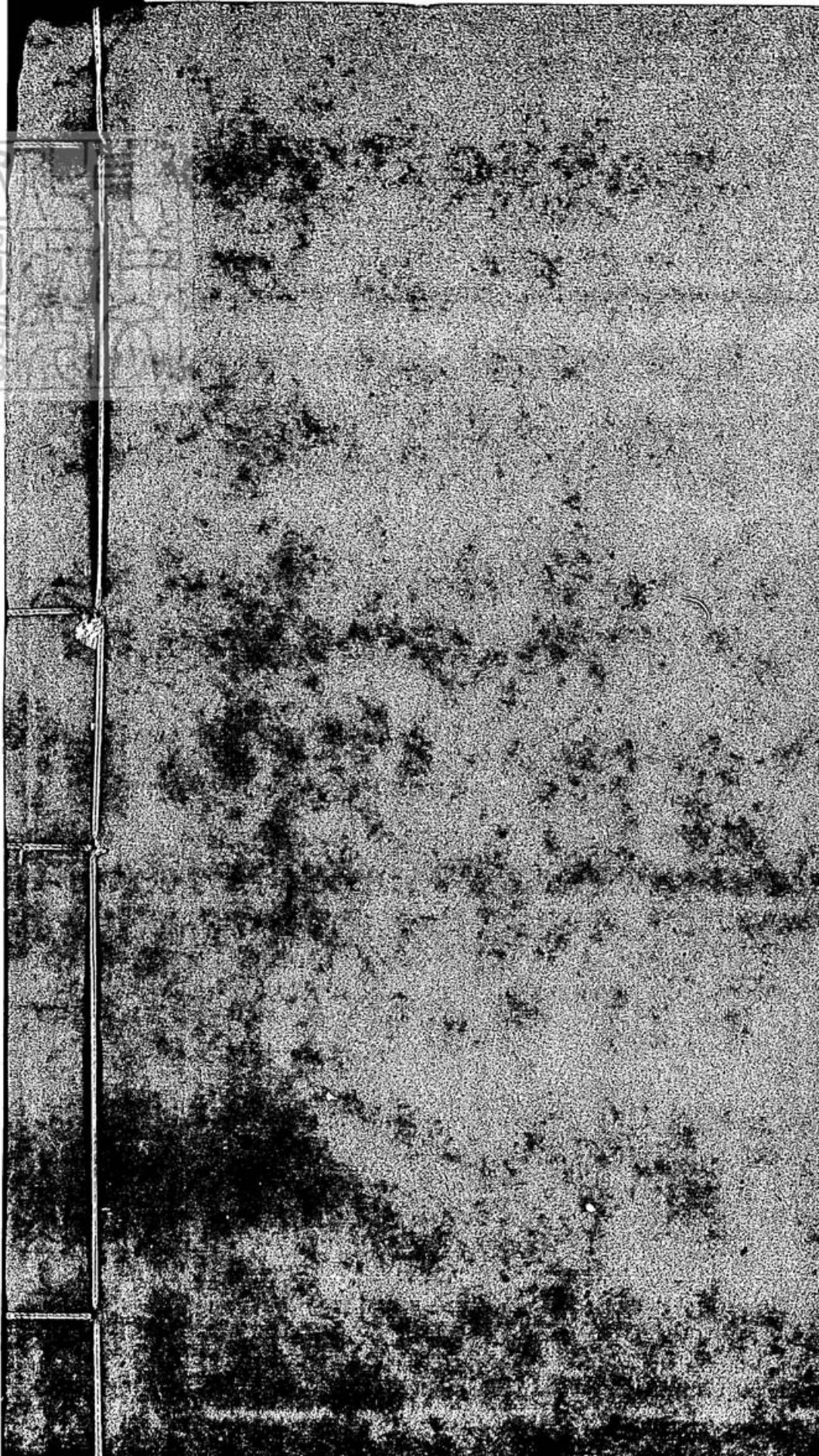
者註舉重而畧之此苞之所通曲禮註云或以葦或以茅故旣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麌白茅苞之是或葦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句

詩主流卷第三 三之三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